歲寒堂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歲寒堂詩話
作者：張戒　宋

宋張戒撰，錢曾讀書敏求記作趙戒，傳寫誤也。考戒名附見宋史·趙鼎傳，不詳其始末。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載：戒，正平人。紹興五年四月以趙鼎薦，得召對，授國子監丞。鼎稱其登第十餘年，曾作縣令，則嘗舉進士也。又載紹興八年三月，戒以兵部員外郎守監察御史。是年八月，守殿中侍御史。十一月，爲司農少卿。旋坐疏留趙鼎，改外任。十二年，羅汝楫劾其沮和議，黨於趙鼎、岳飛，特勒停。二十七年九月，以佐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。不言所終，蓋即終於奉祠矣。初，戒以論事切直，爲髙宗所知。其言當以和爲表，以備爲裏，以戰爲不得已，頗中時勢。故淮西之戰，則力劾張浚、趙開。而秦檜欲屈己求和，則又力沮，卒與趙鼎並逐。蓋亦鯁亮之士也。是書通論古今詩人，由宋蘇軾、黃庭堅上溯漢魏、風、騷，分爲五等。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。始明言志之義，而終之以無邪之旨，可謂不詭於正者。其論唐諸臣詠楊太眞事，皆爲無禮。獨杜甫立言爲得體，尤足維世教而正人心。又專論杜甫詩三十餘條，亦多宋人詩話所未及。攷説郛及學海類編載此書，均止寥寥三四頁。此本爲永樂大典所載，猶屬完帙。然有二條，此本遺去，而見於學海類編者。今謹據以增入，庶爲全璧。讀書敏求記本作一卷，今以篇頁稍繁，厘爲上下卷云。

四庫全書

崴寒堂詩話 (四庫全書本)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卷上

杜子美詩後世莫能及

建安、陶阮以前，詩專以言志；潘陸以後，詩專以詠物；兼而有之者，李杜也。言志乃詩人之本意，詠物特詩人之餘事。古詩、蘇李曹劉陶阮，本不期於詠物，而詠物之工，卓然天成，不可復及。其情眞，其味長，其氣勝，視三百篇幾於無愧，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。潘陸以後，專意詠物，雕鑴刻鏤之工日以增，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。謝康樂「池塘生春草」，顏延之「明月照積雪」〈案：「明月照積雪」乃謝靈運詩，此誤〉。謝玄暉「澄江靜如練」，江文通「日暮碧雲合」，王籍「鳥鳴山更幽」，謝貞「風定花猶落」，柳惲「亭皋木葉下」，何遜「夜雨滴空堦」，就其一篇之中，稍免雕鑴，麤足意味，便稱佳句，然比之陶阮以前蘇李、古詩、曹劉之作，九牛一毛也。大抵句中若無意味，譬之山無烟雲，春無草樹，豈復可觀？阮嗣宗詩，專以意勝；陶淵明詩，專以味勝；曹子建詩，專以韻勝；杜子美詩，專以氣勝。然意可學也，味亦可學也，若夫韻有高下，氣有強弱，則不可強矣。此韓退之之文，曹子建、杜子美之詩，後世所以莫能及也。世徒見子美詩多麤俗，不知麤俗語在詩句中最難，非麤俗，乃高古之極也。自曹劉死至今一千年，惟子美一人能之。中間鮑照雖有此作，然僅稱俊快，未至高古。元白、張籍、王建樂府，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，然其詞淺近，其氣卑弱。至於盧仝，遂有「不唧溜鈍漢」、「七椀喫不得」之句，乃信口亂道，不足言詩也。近世蘇黃亦喜用俗語，然時用之亦頗安排勉強，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。子美之詩，顏魯公之書，雄姿傑出，千古獨步，可仰而不可及耳。

學詩當復從漢魏詩中出

國朝諸人詩爲一等，唐人詩爲一等，六朝詩爲一等，陶阮、建安七子、兩漢爲一等，風、騷爲一等，學者須以次參究，盈科而後進，可也。黃魯直自言學杜子美，子瞻自言學陶淵明，二人好惡，已自不同。魯直學子美，但得其格律耳。子瞻則又專稱淵明，且曰：「曹劉鮑謝李杜諸子皆不及也」。夫鮑謝不及則有之，若子建、李杜之詩，亦何愧於淵明？即淵明之詩，妙在有味耳，而子建詩，微婉之情、洒落之韻、抑揚頓挫之氣，固不可以優劣論也。古今詩人推陳王及古詩第一，此乃不易之論。至於李杜，尤不可輕議。歐陽公喜太白詩，乃稱其「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，玉山自倒非人推」之句〈案：太白詩刊本「明月」或作「朗月」〉。此等句雖奇逸，然在太白詩中，特其淺淺者。魯直云：「太白詩與漢魏樂府爭衡」，此語乃眞知太白者。王介甫云：「白詩多説婦人，識見污下。」介甫之論過矣。孔子刪詩，三百五篇説婦人者過半，豈可亦謂之識見污下耶？元

微之嘗謂「自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」，而復以太白爲不及，故退之云：「不知群兒愚，那用故謗傷」。退之於李杜，但極口推尊，而未嘗優劣，此乃公論也。子美詩奄有古今，學者能識國風、騷人之旨，然後知子美用意處；識漢魏詩，然後知子美遣詞處。至於「掩顏謝之孤高，雜徐庾之流麗」，在子美不足道耳。歐陽公詩學退之，又學李太白。王介甫詩，山谷以爲學三謝。蘇子瞻學劉夢得，學白樂天、太白，晚而學淵明。魯直自言學子美。人才高下，固有分限，然亦在所習，不可不謹。其始也學之，其終也豈能過之；屋下架屋，愈見其小。後有作者出，必欲與李杜爭衡，當復從漢魏詩中出爾。

詠物之工，詩之本也

詩以用事爲博，始於顏光祿，而極於杜子美；以押韻爲工，始於韓退之，而極於蘇黃。然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」，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」，豈專意於詠物哉？子建「明月照高樓，流光正徘徊」〈七哀詩〉，本以言婦人清夜獨居愁思之切，非以詠月也；而後人詠月之句，雖極其工巧，終莫能及。淵明「狗吠深巷中，鷄鳴桑樹顛」〈歸園田居五首〉，本以言郊居閒適之趣，非以詠田園；而後人詠田園之句，雖極其工巧，終莫能及。故曰：「言之不足，故長言之；長言之不足，故詠嘆之；詠嘆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」後人所謂「含不盡之意」者，此也。用事押韻，何足道哉！蘇黃用事押韻之工，至矣盡矣，然究其實，乃詩人中一害，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爲詩，而不知詠物之爲工，言志之爲本也。風雅自此掃地矣！

韻、味、才力、意氣不可及者

韻有不可及者，曹子建是也；味有不可及者，淵明是也；才力有不可及者，李太白、韓退之是也；意氣有不可及者，杜子美是也。文章古今迥然不同，鍾嶸詩品以古詩第一，子建次之，此論誠然。觀子建「明月照高樓」、「高臺多悲風」、「南國有佳人」、「驚風飄白日」、「謁帝承明廬」等篇，鏗鏘音節，抑揚態度，溫潤清和，金聲而玉振之，辭不迫切，而意已獨至，與三百篇異世同律，此所謂韻不可及也。淵明「狗吠深巷中，鷄鳴桑樹顛」，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此景物雖在目前，而非至閒至靜之中則不能到，此味不可及也。杜子美、李太白、韓退之三人，才力俱不可及，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態，太白多天仙之詞，退之猶可學，太白不可及也。至於杜子美則又不然，「氣吞曹劉」，固無與爲敵。如放歸鄜州，而云：「維時遭艱虞，朝野少暇日，顧慙恩私被，詔許歸蓬蓽」；新婚戍邊，而云：「勿爲新婚念，努力事戎行……羅褥不復施，對

君洗紅粧」；壯游云：「兩宮各警蹕，萬里遙相望」；洗兵馬云：「鶴駕通宵鳳輦備，鷄鳴問寢龍樓曉」，凡此皆微而婉，正而有禮，孔子所謂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」者。如「刺規多諫諍，端拱自光輝，儉約前王體，風流後代希」〈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（之晉）靈櫬歸上都二十韻〉，「公若登台輔，臨危莫愛身」，乃聖賢法言，非特詩人而已。

詩人之工固不可預設法

「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」，以「蕭蕭」、「悠悠」字，而出師整暇之情狀，宛在目前。此語非惟創始之爲難，乃中的之爲工也。荊軻云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」自常人觀之，語既不多，又無新巧。然而此二語，遂能寫出天地愁慘之狀，極壯士赴死如歸之情，此亦所謂中的也。古詩：「白楊多悲風，蕭蕭愁殺人」，「蕭蕭」兩字，處處可用，然惟墳墓之間，白楊悲風，尤爲至切，所以爲奇。樂天云：「説喜不得言喜，説怨不得言怨。」樂天特得其麤爾。此句用「悲」、「愁」字，乃愈見其親切處，何可少耶？詩人之工，特在一時情味，固不可預設法式也。

詩貴詞婉意微

國風云：「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」，「瞻望弗及，佇立以泣」。其詞婉，其意微，不迫不露，此其所以可貴也。古詩云：「馨香盈懷袖，路遠莫致之。」李太白云：「皓齒終不發，芳心空自持。」皆無愧於國風矣。杜牧之云：「多情却是總無情，惟覺尊前笑不成。」意非不佳，然而詞意淺露，略無餘蘊。元白、張籍，其病正在此，只知道得人心中事，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。後來詩人能道得人心中事者少爾，尚何無餘蘊之責哉？

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

陶淵明云：「世間有喬松，於今定何聞。」此則初出於無意。曹子建云：「虛無求列仙，松子久吾欺。」此語雖甚工，而意乃怨怒。古詩云：「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。」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。

意在律前可名古詩

東坡評文勛篆云：「世人篆字，隸體不除，如浙人語，終老帶吳音。安國用筆，意在隸前，汲冢魯壁，周鼓泰山。」東坡此語，不特篆字法，亦古詩法也。世人作篆字不除隸體，作古詩不免律句。要須意在律前，乃可名古詩耳。

詠物有遠近，用意有淺深

人才各有分限，尺寸不可強。同一物也，而詠物之工有遠近；皆此意也，而用意之工有淺深。章八元題雁塔云：「十層突兀在虛空，四十門開面面風。卻訝鳥飛平地上，忽驚人語半天中。迴梯倒踏如穿洞，絶頂初攀似出籠。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忽驚」作「自驚」，「倒踏」作「暗踏」。〉此乞兒口中語也。梅聖俞云：「復想下時險，喘汗頭目旋。不如且安坐，休用窺雲烟。」〈聞子美次道師厚登天清寺塔〉何其語之凡也。東坡眞興寺閣云：「山林與城郭，漠漠同一形。市人與鴉鵲，浩浩同一聲……側身送落日，引手攀飛星……登者尚呀咻，作者何以勝。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山林」作「山川」，「呀咻」作「呀喘」。〉登靈隱寺塔云：「相勸小舉足，前路高且長……漸聞鐘磬音，飛鳥皆下翔。入門亦何有，雲海浩茫茫。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亦何有」作「空有無」。〉意雖有佳處，而語不甚工，蓋失之易也。劉長卿登西靈寺塔云：「北塔凌虛空，雄觀壓川澤。亭亭楚雲外，千里看不隔……盤梯接元氣，半壁栖夜魄。」王介甫登景德寺塔云：「放身千仞高，北望太行山。邑屋如蝘冢，蔽虧塵霧間。」此二詩語雖稍工，而不爲難到。杜子美則不然，登慈恩寺塔首云：「高標跨蒼天，烈風無時休。自非曠士懷，登茲翻百憂。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蒼天」或作「蒼穹」，「曠士」或作「壯士」。〉不待云「千里」、「千仞」、「小舉足」、「頭目旋」而窮高極遠之狀，可喜可愕之趣，超軼絶塵而不可及也。「七星在北戶，河漢聲西流。羲和鞭白日，少昊行清秋。」視東坡「側身」、「引手」之句陋矣。「秦山忽破碎，涇渭不可求。俯視但一氣，焉能辨皇州？」豈特「邑屋如蝘冢，蔽虧塵霧間」，「山林城郭漠漠一形」、「市人鴉鵲浩浩一聲」而已哉？人才有分限，不可強乃如此。

詩貴因情造文、情在詞外

國風、離騷固不論，自漢魏以來，詩妙於子建，成於李杜，而壞於蘇黃。余之此論，固未易爲俗人言也。子瞻以議論作詩，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，學者未得其所長，而先得其所短，詩人之意掃地矣。段師教康崑崙琵琶，且遣不近樂器十餘年，忘其故態；學詩亦然。蘇黃習氣淨盡，始可以論唐人詩；唐人聲律習氣淨盡，始可以論六朝詩；鑱刻之習氣淨盡，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。詩序云：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……

」子建、李杜，皆情意有餘，洶湧而後發者也。劉勰云：「因情造文，不爲文造情。若他人之詩，皆爲文造情耳。」沈約云：「相如工爲形似之言，二班長於情理之説。」劉勰云：「情在詞外曰隱，狀溢目前曰秀。」梅聖俞云：「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，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。」三人之論，其實一也。

子美作詩自文選中來

杜子美云：「續兒誦文選」，又云：「熟精文選理」，然則子美教子以文選歟？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，遂不復留意。殊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，非昭明所作，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，所失雖多，所得不少，作詩、賦、四六，此其大法，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？子瞻文章從戰國策、陸宣公奏議中來，長於議論而欠宏麗，故雖揚雄亦薄之，云：「好爲艱深之詞，以文淺易之説。」雄之説淺易則有矣，其文詞安可以爲艱深而非之也？韓退之文章豈減子瞻，而獨推揚雄云：「雄死後作者不復生。」雄文章豈可非哉？文選中求議論則無，求奇麗之文則多矣。子美不獨教子，其作詩乃自文選中來，大抵宏麗語也。

子美之後未有能升子美之堂者

杜子美登慈恩寺塔云：「回首叫虞舜，蒼梧雲正愁。惜哉瑤池飲，日晏崑崙丘。」此但言其窮高極遠之趣爾，南及蒼梧，西及崑崙，然而叫虞舜，惜瑤池，不爲無意也。白帝城最高樓云：「扶桑西枝對斷石，弱水東影隨長流。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對斷石」或作「封斷石」。〉使後來作者如何措手？東坡登常山絶頂廣麗亭云：「西望穆陵關，東望琅邪臺。南望九仙山，北望空飛埃。相將叫虞舜，遂欲歸蓬萊。」襲子美已陳之跡，而不逮遠甚。山谷登快閣詩云：「落木千山天遠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。」此但以「遠大」、「分明」之語爲新奇，而究其實，乃小兒語也。山谷晚作大雅堂記，謂子美死四百年，後來名世之士，不無其人，然而未有能升子美之堂者；此論不爲過。

唐人詠太眞事獨子美詩微婉得體

楊太眞事，唐人吟詠至多，然類皆無禮。太眞配至尊，豈可以兒女語黷之耶？惟杜子美則不然，哀江頭云：「昭陽殿裏第一人，同輦隨君侍君側。」不待云「嬌侍夜」、「醉和春」，而太眞之專寵可知；不待云「玉容」、「梨花」，而太眞之絶色可想也。至於言一時行樂事，不斥言太眞，而但言「輦前才人」，此意尤不可及。如云：「翻身向天

仰射雲，一笑正墜雙飛翼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向天」或作「向空」，「一笑」或作「一箭」。〉不待云「緩歌慢舞凝絲竹，盡日君王看不足」，而一時行樂可喜事，筆端畫出，宛在目前。「江水江花豈終極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江水」或作「江草」〉，不待云「比翼鳥」、「連理枝」、「此恨綿綿無盡期」，而無窮之恨，黍離、麥秀之悲，寄於言外。題云哀江頭，乃子美在賊中時，潛行曲江，覩江水江花，哀思而作。其詞婉而雅，其意微而有禮，眞可謂得詩人之旨者。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爲最下，連昌宮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。二詩工拙雖殊，皆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。元白數十百言，竭力摹寫，不若子美一句，人才高下乃如此。

長恨歌、琵琶行二詩工拙相判

梅聖俞云：「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」，元微之云：「道得人心中事」，此固白樂天長處。然情意失於太詳，景物失於太露，遂成淺近，略無餘蘊，此其所短處。如長恨歌雖播於樂府，人人稱誦，然其實乃樂天少作，雖欲悔而不可追者也。其叙楊妃進見、專寵、行樂事，皆穢褻之語。首云：「漢皇重色思傾國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」，後云：「漁陽鼙鼓動地來，驚破霓裳羽衣曲」，又云：「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淚相和流」，〈案：白樂天詩刊本「回看」或作「回首」〉。此固無禮之甚。「侍兒扶起嬌無力，始是新承恩澤時」此下云云，殆可掩耳也。「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」此等語，乃樂天自以爲得意處，然而亦淺陋甚。「夕殿螢飛思悄然，孤燈挑盡未成眠」，此尤可笑；南內雖淒涼，何至挑孤燈耶？惟叙上皇還京云：「天旋日轉回龍馭，到此躊躇不能去。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見玉顏空死處。君臣相顧盡沾衣，東望都門信馬歸。歸來池苑皆依舊，太液芙蓉未央柳。」叙太眞見方士云：「風吹仙袂飄飄舉，猶似霓裳羽衣舞。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」一篇之中，惟此數語稍佳爾。長恨歌，元和元年尉盩厔時作。是時年三十五。謫江州，十一年作琵琶行。二詩工拙，遠不侔矣。如琵琶行，雖未免於煩悉，然其語意甚當，後來作者，未易超越也。

論退之詩

「韓退之詩，愛憎相半。愛者以爲雖杜子美亦不及，不愛者以爲退之於詩本無所得」，自陳無己輩皆有此論；然二家之論俱過矣。以爲「子美亦不及」者固非，以爲「退之於詩本無所得」者，談何容易耶？退之詩，大抵才氣有餘，故能擒能縱，顚倒崛奇，無施不可；放之則如長江大河，瀾翻洶湧，滾滾不窮；收之則藏形匿影，乍出乍沒，姿態橫生，變怪百出，可喜可愕，可畏可服也。蘇黃門子由有云：「唐人詩當推韓杜，韓詩豪，

杜詩雄，然杜之雄猶可以兼韓之豪也。」此論得之。詩文字畫，大抵從胸臆中出。子美篤於忠義，深於經術，故其詩雄而正；李太白喜任俠，喜神仙，故其詩豪而逸；退之文章侍從，故其詩文有廊廟氣。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爲敵，然二豪不並立，當屈退之第三。

論子厚詩

柳柳州詩，字字如珠玉，精則精矣，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。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，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。意味可學，而才氣則不可強也。

論韋王詩

韋蘇州詩，韻高而氣清。王右丞詩，格老而味長。雖皆五言之宗匠，然互有得失，不無優劣。以標韻觀之，右丞遠不逮蘇州。至於詞不迫切，而味甚長，雖蘇州亦所不及也。

論白少傅詩

世言白少傅詩格卑，雖誠有之，然亦不可不察也。元白、張籍詩，皆自陶阮中出，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，本不應格卑，但其詞傷於太煩，其意傷於太盡，遂成冗長卑陋爾。比之吳子華、韓致堯俳優之詞，號爲格卑，則有間矣。若收斂其詞，而少加含蓄，其意味豈復可及也。蘇端明子瞻喜之，良有由然。皮襲美曰：「天下皆汲汲，樂天獨恬然；天下皆悶悶，樂天獨舍旃……仕若不得志，可爲龜鑑焉。」此語得之。

論東野詩

退之於籍湜輩，皆兒子畜之，獨於東野極口推重，雖退之謙抑，亦不徒然。世以配賈島而鄙其寒苦，蓋未之察也。郊之詩，寒苦則信矣，然其格致高古，詞意精確，其才亦豈可易得。

論孟襄陽詩

論詩文當以文體爲先，警策爲後。若但取其警策而已，則「楓落吳江冷」，豈足以定優劣？孟浩然「微雲淡河漢，疎雨滴梧桐」之句，東野集中未必有也。然使浩然當退之大敵，如城南聯句，亦必困矣。子瞻云：「浩然詩如內庫法酒，卻是上尊之規模，但欠酒

才爾。」此論盡之。

論劉隨州詩

韋蘇州律詩似古，劉隨州古詩似律，大抵下李杜、韓退之一等，便不能兼。隨州詩，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，意味不能如王摩詰、孟浩然之勝絶，然其筆力豪贍，氣格老成，則皆過之。與杜子美並時，其得意處，子美之匹亞也。「長城」之目，蓋不徒然。

論王摩詰詩

世以王摩詰律詩配子美，古詩配太白，蓋摩詰古詩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，律詩至佳麗而老成。如隴西行、息夫人、西施篇、羽林閨人、別弟妹等篇，信不減太白；如「興闌啼鳥換，坐久落花多」〈案：王摩詰詩刊本「啼鳥換」或作「啼鳥緩」〉，「草枯鷹眼疾，雪盡馬蹏輕」〈觀獵〉等句，信不減子美。雖才氣不若李杜之雄傑，而意味工夫，是其匹亞也。摩詰性澹泊，本學佛而善畫，出則陪岐薛諸王及貴主遊，歸則饜飫輞川山水，故其詩於富貴、山林，兩得其趣。如「興闌啼鳥換，坐久落花多」〈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〉之句，雖不誇服食器用，而眞是富貴人口中語，非僅「笙歌歸院落，燈火下樓臺」〈白樂天宴散〉之比也。

論張司業詩

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，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，但白才多而意切，張思深而語精，元體輕而詞躁爾。籍律詩雖有味而少文，遠不逮李義山、劉夢得、杜牧之，然籍之樂府，諸人未必能也。

論義山、夢得、牧之詩

李義山、劉夢得、杜牧之三人，筆力不能相上下，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，七言尤工，五言微弱，雖有佳句，然不能如韋、柳、王、孟之高致也。義山多奇趣，夢得有高韻，牧之專事華藻，此其優劣耳。

義山詩佳處

「地險悠悠天險長，金陵王氣應瑤光。休誇此地分天下，只得徐妃半面粧。」〈南朝〉李義山此詩，非誇徐妃，乃譏湘中也。義山詩佳處，大抵類此。詠物似瑣屑，用事似僻，而意則甚遠。世但見其詩喜説婦人，而不知爲世鑒戒。「玉桃偸得憐方朔，金屋妝成貯阿嬌。誰料蘇卿老歸國，茂陵松柏雨蕭蕭。」〈案：李義山詩刊本茂陵「粧成」或作「修成」〉此詩非誇王母玉桃，阿嬌金屋，乃譏漢武也。「景陽宮井剩堪悲，不盡龍鸞誓死期。腸斷吳王宮外水，濁泥猶得葬西施。」此詩非痛恨張麗華，乃譏陳後主也。其爲世鑒戒，豈不至深至切？「內殿張絃管，中原絶鼓鼙。舞成青海馬，鬬殺汝南鷄。不覩華胥夢，空聞下蔡迷。宸襟他日淚，薄暮望賢西。」夫鷄至於鬬殺，馬至於舞成，其窮歡極樂不待言而可知也；「不覩華胥夢，空聞下蔡迷」，志欲神仙而反爲所惑亂也。其言近而旨遠，其稱名也小，其取類也大。杜牧之華清宮三十韻，鏗鏘飛動，極叙事之工，然意則不及此也。「卜肆至今多寂寞，酒壚從古擅風流。浣花牋紙桃花色，好好題詩詠玉鉤。」〈送崔珏往西川〉此詩送入蜀人，雖似誇文君酒壚，而其意乃是譏蜀人多麤鄙少賢才爾。義山詩句，其精妙處大抵類此。

杜牧之、溫飛卿二華清宮詩高下

往年過華清宮，見杜牧之、溫飛卿二詩，俱刻石於浴殿之側，必欲較其優劣而不能。近偶讀飛卿詩，乃知牧之之工，飛卿小子，無禮甚矣。劉夢得扶風歌、白樂天長恨歌及飛卿此詩，皆無禮於其君者。飛卿語皆新巧，初似可喜，而其意無禮，其格至卑，其筋骨淺露，與牧之詩不可同年而語也。其首敍開元勝遊，固已無稽，其末乃云：「艷笑雙飛斷，香魂一哭休」，此語豈可以瀆至尊耶？人才氣格，自有高下，雖欲強學不能，如飛卿豈識風、雅之旨也？牧之才豪華，此詩初敍事甚可喜，而其中乃云：「泉煖涵牕鏡，雲嬌惹粉囊。嫩嵐滋翠葆，清渭照紅粧。」是亦飛卿語耳。

介甫、東坡詞氣不逮太白

王介甫云：「遠引江山來控帶，平看鷹隼去飛翔。」〈清風閣〉疑非介甫語。又云：「留歡薄日晚，起視飛鳥背。」〈白紵山〉又云：「灑筆飛鳥上，爲王賦雌雄。」〈梁王吹臺〉語雖稍工，而不爲難到。東坡云：「飛鳥皆下翔」〈遊靈隱高峰塔〉，失之易也。李太白登西靈寺塔云：「鳥拂瓊簷度，霞連練栱張。」亦疑非太白語。廬山謠云：「翠景紅霞映朝日，鳥飛不到吳天長。登高壯觀天地間，大江茫茫去不還。」此乃眞太白詩

矣。如介甫、東坡，皆一代宗匠，然其詞氣視太白一何遠也。陶淵明云：「迢迢百尺樓，分明望四荒。暮則歸雲宅，朝爲飛鳥堂。」〈擬古九首〉此語初若小兒戲弄不經意者，然殊有意味可愛。

論李長吉詩

杜牧之序李長吉詩云：「騷人之苗裔」，又云：「少加以理，奴僕命騷可也。」牧之論太過。長吉詩乃李太白樂府中出，瑰奇譎怪則似之，秀逸天拔則不及也。長吉有太白之語，而無太白之韻。元白、張籍以意爲主，而失於少文；長吉以詞爲主，而失於少理；各得其一偏。故曰：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

律詩須於唐律中作活計

元微之戲贈韓舍人云：「玉磬聲聲徹，金鈴箇箇圓。高疎明月下，細膩早春前。」此律詩法也。五言律詩，若無甚難者，然國朝以來，惟東坡最工，山谷晚年乃工。山谷嘗云：「要須唐律中作活計，乃可言詩。」雖山谷集中，亦不過白雲亭宴集十韻耳。

山谷詩未得子美之髓

韓退之之文，得歐公而後發明。陸宣公之議論，陶淵明、柳子厚之詩，得東坡而後發明。子美之詩，得山谷而後發明。後世復有揚子雲，必愛之矣，誠然誠然。往在桐廬見呂舍人居仁，余問：「魯直得子美之髓乎？」居仁曰：「然。」「其佳處焉在？」居仁曰：「禪家所謂死蛇弄得活。」余曰：「活則活矣，如子美『不見旻公三十年，封書寄與淚潺湲。舊來好事今能否？老去新詩誰與傳？』〈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〉此等句，魯直少日能之。『方丈涉海費時節，玄圃尋河知有無……桃源人家易制度，橘州田土仍膏腴。』〈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〉此等句，魯直晚年能之。至於子美『客從南溟來』〈客從〉、『朝行青泥上』〈泥功山〉、壯遊、北征，魯直能之乎？如『莫自使眼枯，收汝淚縱橫。眼枯卻見骨，天地終無情。』此等句，魯直能到乎？」居仁沉吟久之 ，曰：「子美詩有可學者，有不可學者。」余曰：「然則未可謂之得髓矣。」

張文潛《中興碑》詩弄影戲語耳

往在柏臺，鄭亨仲、方公美誦張文潛中興碑詩，戒曰：「此弄影戲語耳。」二公駭笑，

問其故，戒曰：「『郭公凜凜英雄才，金戈鐵馬從西來。舉旗爲風偃爲雨，灑掃九廟無塵埃。』豈非弄影戲乎？『水部胸中星斗文，太師筆下蛟龍字』，亦小兒語耳。如魯直詩，始可言詩也。」二公以爲然。

魯直同作中興碑詩

作麤俗語倣杜子美，作破律句倣黃魯直，皆初機爾。必欲入室升堂，非得其意則不可。張文潛與魯直同作中興碑詩，然其工拙不可同年而語。魯直自以爲入子美之室，若中興碑詩，則眞可謂入子美之室矣。首云：「春風吹船著浯溪」，末云：「涕雨爲洗前朝悲」，鋪敍云云，人能道之，不足爲奇。

「一代不如一代，天地、風氣、生物，只如此耳」

乙卯冬，陳去非初見余詩，曰：「奇語甚多，只欠建安、六朝詩耳。」余以爲然。及後見去非詩全集，求似六朝者尚不可得，況建安乎？詞不逮意，後世所患。鄒員外德久嘗與余閱石刻，余問：「唐人書雖極工，終不及六朝之韻，何也？」德久曰：「一代不如一代，天地、風氣、生物，只如此耳。」言亦有理。

「作文字易，識文字難」

「獨坐燒香靜室中，雨聲初罷鳥聲空。瓦溝柏子時時落，知有寒天木杪風。」此絶句非余得意者，而陳去非獨稱誦不已。張巨山出去非詩卷，戒獨愛其征牟書事一首云「神仙非異人，由來本英雄……蒼山雨中高，緑草溪上豐」者，而去非亦不自以爲奇也。王雱云：「作文字易，識文字難。刪詩定書，須仲尼乃可。」蕭統文選之有不當，又何怪也？

世間一切皆詩也

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，而不知拙語亦詩也。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，而不知常語亦詩也。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爲主，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爲工，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，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，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，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。惟杜子美則不然，在山林則山林，在廊廟則廊廟，遇巧則巧，遇拙則拙，遇奇則奇，遇俗則俗，或放或收，或新或舊，〈案：説郛刊本作「或刻或奮」〉。一切物，一切事，一切意，無非詩者。故曰：「吟多意有餘」，又曰：「詩盡人間興」，誠哉是言。〈案：此條及下條原本未

載，今據學海類編增入。〉

惟陶杜耳詩「思無邪」

孔子曰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『思無邪』。」世儒解釋終不了。余嘗觀古今詩人，然後知斯言良有以也。詩序有云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……」其正少，其邪多，孔子刪詩，取其思無邪者而已。自建安七子、六朝、有唐及近世諸人，思無邪者，惟陶淵明、杜子美耳，餘皆不免落邪思也。六朝顏、鮑、徐、庾，唐李義山，國朝黃魯直，乃邪思之尤者。魯直雖不多説婦人，然其韻度矜持，冶容太甚，讀之足以蕩人心魄，此正所謂邪思也。魯直專學子美，然子美詩讀之，使人凜然興起，肅然生敬，詩序所謂「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」者也，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耶？

卷下

巳上人茅齋

余嘗聞劉右司棐以子美「枕簟入林僻，茶瓜留客遲」最得避暑之佳趣，余不以爲然。鄭武子曰：「此句非不佳，但多『僻』與『遲』兩字。若云『枕簟入林，茶瓜留客』，豈不快哉？」

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

以神武定天下，高祖、太宗之功也。何必以家世不若商周爲愧，而妄認老子爲祖？必不足以爲榮，而適足以貽世笑。子美云「世家遺舊史」，謂老子爲唐之祖，其家世不見於舊史也。「守祧嚴具禮」，謂以宗廟事之也。「五聖」、「千官」等句，雖若狀吳生畫手之工，而其實謂無故而畫五聖千官於此也。凡此事既明白，但直叙其事，是非自見，六義所謂賦也。身退知周室之卑，漢文景尚黃老，垂拱無爲而天下治，老子之道如此。故子美云「谷神如不死，養拙更何鄉」也。

戲爲六絶句

此詩非爲庾信、王楊盧駱而作，乃子美自謂也。方子美在時，雖名滿天下，人猶有議論其詩者，故有「嗤點」、「哂未休」之句。夫子美詩超今冠古，一人而已，然而其生也，人猶笑之，歿而後人敬之，況其下者乎？子美忿之，故云「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」，「龍文虎脊皆君馭，歷塊過都見爾曹」也。然子美豈其忿者，戲之而已。其云：「或看翡翠蘭苕上，未掣鯨魚碧海中」，若子美眞所謂掣鯨魚碧海中者也，而嫌於自許，故皆題爲戲句。

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

少陵在布衣中，慨然有致君堯舜之志，而世無知者，雖同學翁亦頗笑之，故「浩歌彌激烈」，「沈飲聊自遣」也〈案：此詩刊本「自遣」或作「自適」〉。此與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無異，讀其詩，可以想其胸臆矣。嗟夫，子美豈詩人而已哉！其云：「彤庭所分帛，本自寒女出。鞭撻其夫家，聚斂貢城闕。聖人筐篚恩，實欲邦國活。臣如忽至理，君豈棄此物。多士盈朝廷，仁者宜戰慄。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鞭撻」或作「鞭箠」，「實欲」或作「實願」。〉又云：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。榮枯咫尺異，惆悵難再述。」方幼子餓死之時，尚以常免租稅、不隸征伐爲幸，而思失業徒，念遠戍卒，至於「憂端齊終南」，此豈嘲風詠月者哉？蓋深於經術者也，與王吉、貢禹之流等矣。

哀王孫

觀子美此詩，可謂心存社稷矣。烏朝飛而夜宿，今「夜飛延秋門上呼，又向人家啄大屋」者，長安城中兵亂也。鞭至於斷折，馬至於九死，「骨肉不待同馳驅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又向」或作「又來」，「不待」或作「不得」〉，則達官走避胡之急也。以龍種與常人殊，又囑「王孫使善保千金軀」，則愛惜宗室子孫也。雖以在賊中之故，「不敢長語臨交衢」，然「且爲王孫立斯須」者，哀之不忍去也。朔方健兒非不好身手，而「昔何勇銳今何愚」，不能抗賊，使宗室子孫狼狽至此極也。「竊聞太子已傳位」，必云太子者，以言神器所歸，吾君之子也。言「聖德北服南單于」，又言花門助順，所以慰王孫也。其哀王孫如此，心存社稷而已。而王深父序反以爲譏刺明皇，失子美詩意矣。

行次昭陵

自「文物多師古」以下四句，不惟美太宗之治，亦歎今之不然也。書云：「上帝降災於下方。」太宗即位之初，兵戈猶未已，然太宗指揮而安率土，遂盪滌汙俗而致太平，其易如此。「玉衣晨自舉，鐵馬汗常趨」，蓋歎其威靈如在。「寂寥開國日，流恨滿山隅」，歎後世子孫寂寥，無復太宗開國時遺風，是以「流恨滿山隅」也。

洗兵馬

山谷云：「詩句不鑿空強作，對景而生便自佳。」山谷之言誠是也。然此乃眾人所同耳，惟杜子美則不然。對景亦可，不對景亦可，喜怒哀樂，不擇所遇，一發於詩，蓋出口成詩，非作詩也。觀此詩聞捷書之作，其喜氣乃可掬，眞所謂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……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」其曰「東走無復憶鱸魚，南飛覺有安巢鳥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安巢」或作「安枝」〉，言人思安居，不復避亂也。曰「寸地尺天」，曰「奇祥異瑞」，曰「皆入貢」，曰「爭來送」，曰「不知何國」，曰「復道諸山」，皆喜躍之詞也。「隱士休歌紫芝曲」，言時平當出也。「詞人解撰河清頌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解撰」或作「角撰」，「河清」或作「清河」〉，言當作頌聲也。「田家望望惜雨乾，布穀處處催春種」，言人思歸農也。「淇上健兒歸莫懶，城南思婦愁多夢」，言戍卒之歸休，室家之思憶，叙其喜躍，不嫌於褻，故云「歸莫懶」、「愁多夢」也。至於「鶴駕通宵鳳輦備，鷄鳴問寢龍樓曉」，雖但叙一時喜慶事，而意乃諷肅宗，所謂主文而譎諫也。「攀龍附鳳勢莫當，天下盡化爲侯王。汝等豈知蒙帝力，時來不得誇身強。」雖似憎惡武夫，而熟味其言，乃有深意。易·師之上六曰：「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。」三略亦曰：「還師罷軍，存亡之階。」子美於克捷之初，而訓勑將士，俾知帝力，不得誇身彊，其憂國不亦至乎？子美吐詞措意每如此，古今詩人所不及也。山谷晚作大雅堂記，謂子美詩好處，正在「無意而意已至」，若此詩是已。

秦州雜詩

「長江風送客，孤館雨留人」，此晚唐佳句也。然子美「塞門風落木，客舍雨連山」，則留人送客不待言矣。第十八首：「塞雲多斷續，邊日少光輝」，此兩句畫出邊塞風景也。「山雪河冰野蕭索，青是烽煙白人骨」，亦同。

苦竹

觀此詩前四句，則苦竹叢在目前矣。

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

杜子美、李太白，才氣雖不相上下，而子美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，與三百五篇無異，此則太白所無也。元微之論李杜，以爲太白「壯浪縱恣，擺去拘束，摹寫物象……誠亦差肩於子美。至若鋪陳終始，排比聲韻……李尚未能歷其藩翰，況堂奧乎！」鄙哉，微之之論也！鋪陳排比，曷足以爲李杜之優劣。子曰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又曰：「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。」序曰：「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。」又曰：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。」子美詩是已。若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，眞所謂「主文而譎諫」，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」者也。「氣劘屈賈壘，目短曹劉牆」，誠哉是言！「乾元元年春，萬姓始安宅」，故子美有「長安卿相多少年」之羨，且曰：「我生胡爲在窮谷，中夜起坐萬感集」，蓋自傷也。讀者遺其言而求其所以言，三復玩味，則子美之情見矣。

劍門

「一夫怒臨關，百萬未可傍」，余嘗聞之王大卿俁曰：「一夫怒乃可，若不怒，雖臨關何益也。」昭陵、泥功山、岳麓寺、鹿頭山、七歌、遭田父泥飲、又上後園山腳、收京、北征、壯遊，子美詩設詞措意，與他人不可同年而語。如狀昭陵之威靈，乃云：「玉衣晨自舉，鐵馬汗常趨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鐵馬」或作「石馬」〉；狀泥功山之險，乃云：「朝行青泥上，暮在青泥中……白馬爲鐵驪，小兒成老翁」；狀岳麓寺之佳，乃云：「塔劫宮牆壯麗敵，香厨松道清涼俱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塔劫」或作「塔級」，「宮牆」或作「宮壇」，「香厨」或作「石厨」，「清涼」或作「清崇」〉。此其用意處，皆他人所不到也。鹿頭山云：「遊子出京華，劍門不可越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京華」或作「咸京」〉，七歌云：「山中儒生舊相識，但話宿昔傷懷抱」，遭田父泥飲云：「久客惜人情，如何拒鄰叟」，又上後園山腳云：「到今事反覆，故老淚萬行，龜蒙不可見，況乃懷故鄉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不可」或作「不復」，「懷故」或作「復舊」〉，皆人心

中事而口不能言者，而子美能言之，然詞高雅，不若元白之淺近也。收京云：「賞應歌杕杜，歸及薦櫻桃」，有旨哉！與陸宣公諫德宗尋訪內人疏何異？子美顛沛造次於兵戈之中，而每以宗廟爲言，如北征往往是也，此其意尤不可及。壯遊云：「河朔風塵起，岷山行幸長。兩宮各警蹕，萬里遙相望。」不待褒貶而是非自見矣。

江頭五詠

物類雖同，格韻不等。同是花也，而梅花與桃李異觀；同是鳥也，而鷹隼與燕雀殊科。詠物者，要當高得其格致韻味，下得其形似，各相稱耳。杜子美多大言，然詠丁香、麗春、梔子、鸂鶒、花鴨，字字實録而已，蓋此意也。

屏迹二首

「用拙存吾道」，若用巧，則吾道不存矣。心跡雙清，從白首而不厭也。子美用意如此，豈特詩人而已哉？「桑麻深雨露，燕雀半生成」，此子美觀物之句也。若非幽居，豈能近此物情乎？妙哉，造化春工，盡於此矣！

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

嚴云：「莫倚善題鸚鵡賦」，杜云：「阮籍焉知禮法疎」。二人贈答，不可謂無意也。

陳拾遺故宅

此宅蓋拾遺與趙彦昭、郭元振輩嘗題字於壁間，云公後登宰輔，少陵詩紀此而已。

謁文公上方

此僧不下階除十年餘，雖長者布金，而禪龕只晏如。子美以爲「大珠脫玷翳，白月當空虛」，必高僧也。「庭前猛虎卧」，或實有之，子美不徒用事爾。汲引吹噓，皆傳法之

意。

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

此非詩也，家書也。弟歸檢校草堂，乃令數鵝鴨，閉柴荊，趁臘月栽竹，可謂隱居之趣矣。

江陵望幸

此非詩，乃望幸表也。「通蜀」、「照秦」、「含越」、「控吳」，則指陳江陵建都大略也。「甲兵分聖旨，居守付宗臣」，則祈請語也。氣象廓然，可與兩都、三京齊驅并駕矣。

山寺

章留後遊山寺，以僧告訴，「遂爲顧兵徒，咄嗟檀施開」子美諷之曰：「以茲撫士卒，孰曰非周才？」又曰：「窮子失淨處，高人憂禍胎。」何哉？夫窮子以淨處爲安，高人隱士以避世爲福，以近人爲禍，今山寺以使君之威，「咄嗟檀施開」，雖棟宇興修，而煩擾之禍必自此始矣。子美之詩，有味其言也。

寄司馬山人十二韻

子美自云：「道術曾留意，先生早擊蒙」，又乞哀於山人云：「相哀骨可換，亦遣馭清風」，然則子美亦嘗於仙術留意耶？子美於仙佛皆嘗留意，但不知其果有得否爾？云：「有時騎猛虎，虛室使仙童」，恐未必實録也。

嚴鄭公宅同詠竹

堦下新松○竹欲令「無翦伐」，松欲高「一百丈」，雖云美意，亦有譏也。

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

「寒天留遠客，碧海挂新圖」，此兩句不待他求，而得高人之趣。「匡牀竹火爐」，無長物也，可謂簡易矣。

莫相疑行

以子美之才，而至於頭白齒落無所成，眞可惜也。故嘗有「中宵秖自惜，晚起索誰親」之句〈案：此詩刊本「中宵」作「宵中」，或作「消中」〉。穀梁子曰：「名譽既聞，而有司不舉，有司之罪也；有司舉之，而王者不用，有國者之罪也。」子美之自惜，蓋歎時之不用，人之不知耳。悲夫！「往時文彩動人主」，今不幸流落，至於「飢寒趨路傍」，「晚將末契託少年」，豈其得已？「當面輸心背面笑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契託」或作「節契」，「輸心」或作「論心」〉，乃俗子常態，古今一也。夫子美名垂萬年，豈與世上兒爭好惡者哉！而或者疑之，故有「寄謝」之句，且題曰莫相疑行。

赤霄行

子美自以爲孔雀，而以不知己者爲牛。自當時觀之，雖曰薄德可也；自後世觀之，與子美同時而不知者，庸非牛乎？子美不能堪，故曰：「老翁愼莫怪少年，葛亮貴和書有篇。丈夫垂名動萬年，記憶細故非高賢。」蓋自遣也。淵明之窮過於子美，抵觸者固自不乏，然而未嘗有孔雀逢牛之詩。「忘懷得失，以此自終」，此淵明所以不可及也歟！

杜鵑

山谷云：「臣甫杜鵑再拜詩」，爲明皇遷南內時作也。

武侯廟

孔明卧於南陽之時，豈期爲人用耶？及玄德三顧，意氣相感，遂許以驅馳。更幼主之託，抗表以辭，仗義北伐，卒死於軍，義風凜然，竦動千載。故子美於空山之中覩其遺廟，而曰「猶聞辭後主，不復卧南陽」者，追想而歎慕之也。此詩若草草不甚留意，而讀之使人凜然，想見孔明風采，比夫李義山「魚鳥猶疑畏簡書，風雲長爲護儲胥」之句，又加一等矣。

鬬鷄

「簾下宮人出，樓前御柳長。」此名鬬鷄，乃看棚詩爾。

偶題

此少陵論文章也。夫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作者皆殊列，名聲豈浪垂？」烏可以輕議哉？

秋野

「易識浮生理，難教一物違。水深魚極樂，林茂鳥知歸。」夫生理有何難識，觀魚鳥則可知矣。魚不厭深，鳥不厭高，人豈厭山林乎？故云：「吾老甘貧病，榮華有是非。秋風吹几杖，不厭北山薇。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吾老」或作「衰老」，「北山」或作「此山」〉。此子美悟理之句也。杜子美作詩悟理，韓退之學文知道，精於此故爾。

晴

「啼鴉爭引子，鳴鶴不歸林。下食遭泥去，高飛恨久陰。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啼鴉」或作「啼烏」〉。子美之志可見矣。「下食遭泥去」，則固窮之節；「高飛恨久陰」，則避亂之急也。子美之志，其素所蓄積如此，而目前之景，適與意會，偶然發於詩聲，六義中所謂興也。興則觸景而得，此乃取物。

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

少陵遭右武之朝，老不見用，又處處無所遇，故有「百年同棄物，萬國盡窮途」之句，余三復而悲之。

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

觀歷代史冊，人主之美，莫先於納諫。陸宣公云：「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，有底定禍亂之武，有躬行仁義之德，有理致太平之功，其爲休烈耿光，可謂盛極矣。然而人到於今稱詠，以爲道冠前古，澤被無窮者，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。是知諫而能從，過而能改，

帝王之美莫大於斯。」子美「刺規多諫諍，端拱自光輝」之句，即此意也。

可歎

觀子美此篇，古今詩人，焉得不伏下風乎？忠義之氣，愛君憂國之心，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」。「言之不足，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」，故其詞氣能如此。恨世無孔子，不列於國風、雅、頌爾。「天上浮雲如白衣，斯須改變如蒼狗。古往今來共一時，人生萬事無不有。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如白」或作「似白」〉。此其懷抱；抑揚頓挫，固已傑出古今矣。河東女兒，不知以何事而抉眼去其夫，豈秋胡婦不忍視其夫之不義而死者乎？「丈夫正色動引經」，偉哉王季友之爲人也！「羣書萬卷常暗誦」，而孝經一通，獨把翫在手，非深於經術者，焉知此味乎？季友知之，子美亦知之，故能道此句，古今詩人豈知此也。「貧窮老瘦家賣履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履」一作「屨」，或作「屐」〉，。而高帝之孫，二千石之貴，乃引爲賓客，雖三年之久而未曾語，「小心恐懼閉其口」。賓主之間如此，與夫勢利之交，朝暮變炎涼者，異矣！故曰：「太守得之更不疑，人生反覆看亦醜。」〈案：此詩刊本「亦醜」或作「已醜」〉。陳蕃設榻於徐孺，北海徙履於康成，顏回陋巷不改其樂，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，於王季友復見之，子美以爲可以佐王也。故曰：「用爲羲和天爲成，用平水土地爲厚……死爲星辰終不滅，致君堯舜焉肯朽。」夫佐王治邦國者，非斯人而誰可乎？